

籌辦夷務始末

第一函  
正十九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壬辰。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勛。奏俄囉斯國船隻。於七月二十二日來滬。臣等以俄囉斯國。例在北路陸地通商。上海非其應至之地。諭令及早回帆。該船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囉斯國李頓北。本年七月二十二

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英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囉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囉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英夷領事轉求通商。經

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破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俄囉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喫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人民。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

又

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行咨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覆文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剗交總理迪西錫畢爾邊界之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致因此事。有傷和氣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

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合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訪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

辛丑

盛京將軍奕興奏竊維奉天地面所屬西南兩路濱海各城統計大小海口三十餘處努按照歷次奏辦舊章並留心體訪如甯遠州之止錨灣魚臺海口與山海關一望之遠為兩省海面接壤之區第其地處偏隅烟戶稀少大船不能近岸逆夷亦無所希冀迤東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號溝二處海口為商船停泊之所天橋廠距州城六十餘里馬號溝距州城四十餘里西路海口惟此二處為最要然近

岸均係淺灘。不能直達口岸。如有緩急。該處有副都統一員駐紮。可以隨時調遣。無誤機宜。至於南路各城。惟金州為最要之區。該城所屬海口。大小十七處。如距城八九十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之青泥窪。小平島。龍王塘。雙島。羊頭窪等處。皆係老水貼岸。大小船隻。均可往來停泊。但其地居民無多。烟戶稀少。逆夷亦可無所希冀。惟距州城十二里之紅土崖。二十里之和尚島。山界曾有夷船游奕。試水該處地近州城。老水貼岸。實屬最要。其地有金州副都統一員駐紮防守。又有旅順口水師營協領一員督飭戰船往來巡緝。緩急皆有可恃。其次如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

迤南有長興島一處。距島之南岸十餘里。即屬大洋。其處  
名八公溝。上居曾有夷船停泊。向山島取水。該處距州城  
一百餘里。與各村屯亦相去窳遠。僅止長興一島。居民無  
多。可隨時布置。此西南兩路緊要處所之實在情形也。至  
於岫巖所屬之大孤山。牛莊所屬之沒溝營蓋州所屬之  
連雲島等處海口。皆往來商船雲集之所。但其近岸一帶  
多係砂磧礁石淺灘。大船皆不能直達口岸。其餘各處小  
口。間有停泊船隻。皆距村屯較遠。且為喫夷船隻所不能  
到此。奉天所屬各處次要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奴才悉心詳  
籌。奉天為根本重地。兵丁素稱勁旅。所不敢必者。北兵多

不諳水性。若與之海洋接戰。勝負良不可知。如果逆夷闖入海口。一經登岸。陸路擊刺。正我兵之所長。若人人奮勇。一鼓作氣。諒不致有失。再逆夷之所恃者。不過船堅礮鉅。素與水性相習。然船大則人眾。所需飲食亦多。且非淡水。無以生活。凡我沿海一帶。果能處處自固藩籬。為堅壁清野之計。絕其水路。斷其口糧。接濟仍於緊要處所。練勇設伏。以防不虞。任由該逆船隻在海面游奕。日久則水米不繼。勢必技窮而去。況油火柴舟。皆可相機而用。此尤不戰之戰。可以取勝者。至石礮木礮。如果臨期可用。不妨如法一試為之。但當此無事之時。亦未便先為製作。驚人耳目。

硃批覽奏俱悉甚好

辛亥雨江總督陸建瀛奏伏思喫夷和不可恃人所共知而內地防維有難有易以江蘇而論如寶山本在吳淞口外上海已准該夷居住自當另為一議其由上海而入松江蘇州皆係支河即通海各口亦皆小港戶部尚書賽尚阿等道光二十六年間伍至此奏請於韋練塘添營斜塘只攔路只設備節奉

諭旨令臣與李星沅先後勘辦似沈船置筏均可以資堵禦周天爵所議誘之內河亦可以操其勝算惟驚鼻嘴由海入江之處冬春小水江面稍窄現設礮堤礮位尚堪得力若夏

秋盛漲之際。江寬約在十里內外。礮力僅可三里。恐難達及中流。臣每念金焦之間。輒懷隱慮。竊料該夷如果生心。必以分擾蘇松為疑兵。而以直入長江為奇兵。一切募勇火攻諸法。均所應辦。而其要則在禦之使不能入。萬一闖入。尤應破之使不能出。此須臨時調度。非可豫為空談也。臣愚以為今日夷務。在籌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必須沿海州縣。人人廉幹有為。則外之足以服夷商。內之足以制漢奸。此為第一要義。而水師鎮將。又能督率兵勇。見賊不逃。見死不懼。該夷不足滅也。

硃批知道了。實力實心。妥為辦理。

陸建瀛又奏。天下海口。以天津為最可恃。亦以天津為最要。臣前在天津道任內。隨同直隸督臣訥爾經額。籌防三載。備悉情形。彼時即有以縮入內地。不宜專守海口為言者。仰蒙

宣宗成皇帝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等。前往相度。會同定議。訥爾經額。以祇應於後路多方接應。不可於前路有心退讓。覆奏。洵為精確之論。蓋天津在

京畿肘腋之間。所設礮臺。皆在海河扼要之處。河面並不甚寬。礮力足可相及。且拒海口。攔江沙尚有數十里。議者未履其地。僅據從前舊圖言之。遂以廈門。吳淞等處。相提並

論臣查周天爵原奏所稱叢菁沮洳亦非天津近日情形而不專守海口誘之內河等語施之他省偏僻海口或可見效惟天津則不然何也該夷以船為巢穴大船必不能入攔江沙重兵必不敢離大船其能入者不過杉板小舟擊之於彼無損萬一我兵以誘入內河為詞不復注意海河則彼以數船乘隙橫蹠誘之入而不肯驅之出而不能都城人心必大震動竊恐要挾故智復將施於天津臣管見所及不敢不獻其一得之愚

甲寅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嗟咭喇以西海島夷為禁售鴉片之故突爾稱兵擾我邊境我

先皇帝憫念元元。深維至計。俯准各港貿易。俾得息事安民。冒怙之仁。超越千古。逆夷得志而驕。貪求無厭。近因廣東百姓。不許入城。復在上海投丈。天津走訴。現雖默焉止息。亦未必遂無後言。臣等無料事之明。審敵之智。敢以一得之愚。敬為我

皇上陳之。噤夷遠在西瀛。水程隔六七萬里。奮中國之全力。亦斷不能掃穴犁庭。勘其種類。即將其海上之船。焚毀數隻。亦未必揚帆遠遁。永不復來。此其難以制伏者一也。中國自遼東至廣東。海岸約七千餘里。除荒僻海口不計外。府州縣城池。及著名市鎮馬頭。近逼海口。為被礮力之所及者。

几十數百處。彼處處可到。我不能連營樹幟。逐處設防。彼時時可到。我不能晝諜夜探。先時知覺。即使擇要防守。厚集師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軀。與浮沈之巨艇相爭拒。鮮不為其礮力所攻潰。此其難於防範者二也。然彼以貿易為生。其貨船雖無所不到。總以中國馬頭為養命之源。而一絕其貿易。即如嬰兒之斷乳。有不可以終日之勢。前年粵東阻其進城。彼亦遂暫時止息。固由粵民之齊心。實則受制於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無顏以對各國。故復為上海天津之行。欲別尋轉圜之計。今我以正辭答復。彼亦既默焉回粵矣。該夷作事最為堅忍。已發之端。

從不肯輕易歇手。既未獲所求。必且致商其夷主。再作求伸之計。天津之再來走訴。固在意中。而入長江阻運道。更係犬羊之慣技。設以兵船五六隻。薦入長江。以投文控訴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是則不得不應者耳。長江海口。善後礮臺。工程既已大修。自必較前完善。惟江面寬闊。控扼良難。必謂礮臺可恃。夷船不能闖入。臣等竊不以為然。伏讀前奉

諭旨。以制夷之方。粵東較有把握。仰見

聖謨淵澈。洞燭幾先。竊謂該夷果有蠢動之意。即使虛張聲勢。亦必須調集兵船。香港距廣州密邇。人且有素不同心之花

旗各國。信息易通。一得消息。應如何密諭。洋商停止貿易。或此外另有別法。可以箝制。兩廣督臣徐廣縉。沈毅詳審。通權達變。自必能仰遵。

聖訓。布置周詳。至岷夷舉動。與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與前事又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無混行殺掠之事。即濱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牽制全局者。亦未必無端攻擾。今若以防堵二字。處處張皇。甚或調兵募勇。洗礮購船。無論一經試辦。即須糜帑。而我樹疑敵之形。即難保其不生嘗敵之計。臣等疊奉

諭旨。以鎮靜為主。以張皇為戒。竊以為

廟謨淵遠。已操必勝之權。區區醜夷。又何能越此範圍。再肆猖獗。惟該夷既有控訴之事。言路又當宏開之時。論功罪者。或各矜事後之明。講韜畧者。或不少勦襲之論。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債事者。或欲再賈其忠勇。羣言淆惑。衷諸

聖人。伏願我

皇上神謀內斷。堅定不移。以羣言備芻蕘之採。勿以羣言亂安危之計。天下幸甚。

劉韻珂等又奏。查喫夷租賃神光寺房屋二間。係租定之後。即行搬入。止有兩夷。並箱籠數隻。經臣徐繼畲查知。以該縣興康。辦理錯誤。嚴行申斥。令設法勸諭搬移。始有紳

士公呈。又數日。始有紳士致夷人公啟。暨書院生童。及閩省告白。旋有匪徒黏貼某日定取夷人首級帖子。臣徐繼畲。以省城五方雜處。良莠混淆。不得不預為防範。密飭營縣。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帶彈壓巡邏。已在夷人搬入寺屋旬餘之後。實無帶兵護送之事。此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興廉一奉申斥。自知錯誤。即函致代理領事夷目金執爾。促令搬移。臣徐繼畲亦兩次劄令金執爾。飭二夷必須迅速搬移。方可無事。而夷性狡執。尚未能遽使轉動。迨<sup>臣</sup>劉韻珂面晤紳士等。以嘆夷二人租住城內寺屋。係屬有違條約。漸不可長。必應令其移寓南臺港口。惟緩則